陭堂摘藁

笴堂摘藁卷之七

序

張侍御詩集序

子夏氏有言曰詩厚人倫美教化達於事變而懷舊俗善乎其言之也周之時去今遠矣苟有求乎詩之故其有出於是哉元自少時喜學爲詩其後稍得與推上從薦紳之後乘傳車周行燕趙齊魯梁楚之間入蜀中抵揚粤竊不自讓好覽觀賢公大夫之載求讀其文詞考見其人

方域之內彬彬盛矣然而有合乎風人之情者何其尠也曩自孽子入成都徃來嘉岷之間聞所謂三諫之義頗求其遺文讀之見所推高又有洪雅張御史氏三諫者給事安氏彭氏御史程氏皆以　毅皇帝時進讜言坐竄謫以死蜀人憐之曰三諫者蜀人之所目也獨未見張御史書今年余持先夫人服既祥亟得從廉訪僉事蘆村公游討綜藝文余輒竦聽焉他日觀泉於大慈山攬覽顏間之詠公仰首蹙然曰嘻此

先御史之詩也先御史以直言出守漳南道于是遂以不返而手澤乃在於兹蓋低回者甚久初余歎公博雅有異焉而今乃後知果名父之子也公盡以所藏先公遺草示余既卒業歎曰讀是詩也豈不足以考信當時之變哉方璫豎階禍天下幾阽於危三四君子者爭起而振救之與禍會者衆矣獨侍御阨隘其間免於放流而猶遠迹閩粤觸霧露以殘其身豈不悲哉迹其歌詠聮淳懼之遺借哀斯人之厄窮何其欝

紆善懷忠厚隱惻也至於慕君愛親篤兄弟懿舊之好樂英僚求友生未嘗不反覆致其意豈非有意厚倫興教庶幾乎先王之澤而乃埋志中歲曾不得一洩其憤懣三君子之與嘅有以也夫藉第令四三年怨存得覯　明聖制作之盛必且有以遇合建立非難也或曰是固以貽於今茲蓋疑若天道云爾信矣夫詩凡千篇十洲方氏所選三百餘篇題曰張侍御集而余辱命叙其篇端云

贈郡侯李公遷浙江按察副使序

海寇初發難也拘文守常之議非應猝弭變之備而果敢奮發踔厲儆奇者或不能懷保困窮拊循元元吳會十餘郡之民外迫寇暴內苦軍興蓋嗸然無所歸命矣而杭爲甚乙卯夏北郭熾焉緣城數萬家掃地都盡是時吾郡侯河間李公始至至三日而寇退嚴城猶晝閉也公之議曰杭民仰食於外而閉之門是箝其口而奪之哺也賊之來飈至其去烏散門可長閉乎且

吾恃有以御賊不在閉門請毋閉門而嚴其備即有變守請受其咎從之故前年城中病甚而無肘腋之變者侯之力也寇既退人情偷欲休侯曰不可斯豈非補牢顧犬之時乎顧吾民病甚而吾不可以乏興簡徒繕卒什連伍長使士之材諝者將之卒伍成乎內軍正定乎外鄰城有磐石之固然後離散者還定安集矜寡幼孤各得其所而杭之人忘焚掠之憯矣故去年式遏寇亂而我得無亡矢遺鏃之費者侯之惠也

勞績聞　上即拜按察副使仍蒞浙蓋不奪吾民之父母云侯爲郡凡二十月而遷前是無有也自倉卒變起五六年間兵拏不解羽書狎至乎京師　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豈須臾忘東南哉赫然明法破拘攣之議用度外之人假不御之權責廓清之效憂至切矣終能上下戮力殄夷醜類釋　廟堂宵旰之慮宜乎行賞之弗留也昔寇恂威惠著乎潁川既遷去潁川人遮道願復借寇君一年余我侯功德在人郡人惴惴

恐侯之一日去此也無請借之事而獲孔邇之願郡之舊僚猶日受要束共安利斯人無異在一堂時　聖天子所以施德吾民者豈有量哉侯且上事郡僚共共徵僕言以為贈僕聊私於侯且將撼郡人之情故不敢以服為辭

贈運使壺淙黄公改奬序

幹山海設輕重佐公家之急寬田畝之賦近古以來莫之能變矣而儒者罕言之何也豈以志經術則後財賦慕道化者輕幹濟乎食貨生民

之本政教之所由廢興也道御之而王權取之則霸顧所用之何如耳即如后稷佐禹懋遷有無公望與周爰作圜法此豈非聖人之儔經世大猷乎亦烏可後哉吾讀漕使壺淙黃公之轉運六議與其所陳十二事未嘗不掩卷大息以爲通變更弊使民不倦亦奚必歎才於異代進而見其人温粹恭儉如不勝衣一何有德君子也及聞其與學子論學講議陳先王之訓窺耿扶微娓娓不倦然後知其儒者耳嗚呼世之能

官者多詆諆儒學學者爲空言雅辭亦下視吏事以公覈之豈不兩失乎公以名迹典郡用廉平擢領　國計嘉績旣成聲實流播部使者交異之獎檄狎至公視之蔑有也獨愈益厲初操不懈而公之僚吉軒張君等時時過予道公行事予因曰今南北用兵天下元元困於轉餉公既用循吏起薦聞於朝是且入爲大僚言議天子左右當使閭閻隱痛無不畢聞天下固有受其賜者矣夫操利柄奉　國計絜巳愛人使民

不益賦而邉用足信非儒者不能也公果用吾
且以儒效望公哉

奉送御史中丞方湖王公致政還蜀序

御史中丞西蜀王公巡撫福建之明年收功既
成以疾求去其疏畧曰臣起孤生更歷郎署陪
貳方州稍樹微伐　陛下釆聽群言登擢內臺
付以討賊之任擅以不御之柄使盡其所能賴
天之靈旬歲再翦大憝炎海夷晏誅鋤遺糵百
城按堵臣誠不自意奉　詔遵職事以逃罪而

臣以兵事過苦疾作於躬血不從脈橫決四出兩目盡翳害於省覽臣不難捐一旦之命酬千期之遇而臣職在援枹鼓立軍門使三軍之衆有勇宛轉牀第之間懼非所以終始餘業率先士大夫而禦來茲之不然也臣幸未及艾如得放就田里親邇醫藥噓枯吹生復見天日則餘齡非臣所敢有猶願執鞭弭驅馳四方惟 陛下之所使之己未冬十有二月上翌日下吏部吏部議曰王某本以文武才德 上親推擇不

次用之願忠其心也今病力不任聽覽且戎行非可卧而理也宜許如章　制曰可庚申春章下至閣既報得代即日駕蔬道遂去不留方是時三省郡邑之僚薦紳先生布衣韋帶之士望公之去無不灑然更慮易容曰微哉易所謂匪夷所思殆公之謂乎夫顯號重禄人所至難釋也而公易之離偕高蹈耿然絶群曠世所希覯然公親履焉豈不卓絶賢遠於人哉傳有之知者辯微仁者輕富勢仁且知公之謂矣應元曰

不然是非公之心也士固有感槩一日之知以身相然許不侵也況乎　大君之所以顯授公之所以自靖光明乎百代蹈難遘之會懷必報之誠出所欲有爲未始十二三也豈以去爲念哉且古之君子又非以必去爲賢也昔周之盛也修和有夏則閎散南宮撥亂中興則吉甫方召皆賢聖耇老白首王室不去獨君奭嘗欲去而周公留之卒亦不去此豈非大臣事君至隆之軌乎而世乃高范子智留侯勇若水何也夫

于常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用則行舍則藏獨謂顏淵與爾有是若是乎難且重也故旣嘗老矣猶曰吾豈匏瓜繫而不食由是觀之豈與夫專己量主計利害於秋毫渙然以蜚遯冥冥爲快哉公之所學與所師法可知已今 聖代中興過於周室 上之任公無異尹吉方召島夷之禍烈於玁狁淮徐之戎而公之用師也寡於滔滔嘽嘽江漢之衆然而偏師始出吳會晏如授鉞南指閩粵底定公蓋天之所篤爲斯人生

也夫既出其十二三以夷難矣卷懷其餘人其許旃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所以望公至深也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公所願於　主上者尤亟也今且一日疾良已　璽書下郡國趣入保乂公烏能安留泉石之樂遂往不顧哉是公亦未得以必去爲賢也

松山曾先生七十壽序

老氏詆儒者務博而役形勞束於教而失自然之性曰棄若六籍擯絕而仁義檢押而後含德

全形神不離乃可以長生後世清虛之言出焉
然或蔑棄禮教放情慆欲則愈以損生無逸稱
殷王高宗至嚴恭寅畏也然歷年滋久說者曰
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夫敬畏也而顧得壽
則縱誕果可以每生乎哉余所考信古之壽者
齊栗莊敬以禮自防無若衛武公慕仁勤義博
習贍知無若延陵季子系先聖絕業白首傳誦
無如申公伏生此其人壽或百餘歲少猶九十
餘皆勤勤惕惕終其身豈畏騷動形神而澶漫

嶽莫以華爲文乎松山先生吉之儒者也好古嗜學學爲無所不窺於朱氏易尤深也郡子弟受業者數十人往往成進士用於時而先生顧老不試先生性嚴重好禮其學始於孝敬終於愛人既不用則歛以施其鄉人捐穀貸爲糜粥以廩饑者曰人且濟溝中吾獨得飽哉　天子用其子伐閱再降　製褒美加秩五品云初應元爲郎時與先生之子今按察君連署游如兄弟方是時按察君年二十餘貞固弘亮正色在

公知受教君子者也去二十年復同叅政閩中
余差後至焉既見不他語敬問先生眠食良否
甲子今有幾甘祭君曰幸甚今茲庚申壽七十
矣眺聽步履飲啖差無異曩時也應元即起爲
賀又數月捧祭君拜　命持憲山東得過家覲
而稱觴謂應元曰幸有以壽吾父也應元曰唯
唯余小子奚敢知焉惟先生勤學謹禮約躬行
義視前數公何如哉夫不勤勤則氣血底不暢
暢則精神不攝攝斯無逸之所爲戒也而先生遠

之故壽蓋詩人稱萬壽無疆而老氏旨欲與天地長久豈非人子之至願而善頌之極致乎然非實事余所考信巳事之驗昭灼如彼先生所發淵懿若此持是以獻百有餘齡之算猶以左契合右券也豈襲於誕辭哉雖然先生殆過之以延陵季子之賢而其後無聞武公之烈盛矣然流風茂如也先生學誠備傳以與子而道益光德誠信於州里得其子大行而仁益遠於是以成久固純龎令終之美莫可極也巳故曰先

生殆過之夫握固吐納化色五倉誕欺恠迂之說老氏所棄餘也今舉世且騖之矣然未睹厥效也願以先生之所以壽告之於是作松山先生七十壽序

言志漫稿序

詩吟詠性情而達於治其聲音通乎政其心志在乎民則君子取之余嘗求之三百篇莫不好治而悶亂聳善而備敗至於謹幾微之防盡始終之義𢗅然以喜瞿然而懼美與戒相尋也獨

宣王之雅為詳考其詩蓋皆當時卿士大夫之作而志可則已方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用賢使能成中興之美群臣既光輔之後文武之郅隆續配天之絕業其烈盛哉然且美之而遹戒之何也文武之治始於憂勤終於逸樂而逸樂之不可恃惟文武為能持之勤始而怠終怵於治平而泰雖賢君猶不免也坊之不欲使之流維之不欲使之傾反覆詠歌之俾勿壞然後為盡其心是詩人之志也麗淫瑰詭之詞作

浮聲切響之變繁而詩之教寖以微滅嗟夫安得有意永言之本而與之共陳六義乎言志漫稿者閩省叅議易水萬公之所作也公起進士爲縣令江南歴御史拜按察僉事奉

命餙兵於閩戡夷亂朞歲有功進今秩公北人也而用於南臺臣清顯也而出戎服凡以島夷之故任能也仕十有餘年獨三歲居臺中其餘皆在江外故詩於南方爲詳曰言志漫稿者所自題也有意哉有意哉常試評之端居感述則

冲遠僤夷敷政理人則易直子諒奉使觀風有
爰咨諏度之思焉鞠旅陳師有敵愾匪躬之氣
焉家燕趙故聲慷慨懷功業故詞激卬要以氣
質為主不事刻飾此其大較矣至於憂時閔災
剌瀉俗哀矜人未嘗不三致意也嗚呼斯其志
之所存豈與鴻鴈雲漢異邪自海上兵起江淮
以南四省數十郡之地熇然麋沸
聖主當饋而歎思得文武椎俊之臣以靖遠服
佐太平十餘年間三數公起畢知殫力翦剔渠

率而後吳會之間息肩有間然搗紓於閩粵未解也公以殊倫之才秉德尚朗壯猶遠志率武後起鄭清底定之效可日月冀已王猷既塞錫祉揚休江漢常武之絕響且將復振哉僕雖老矣願嗣請業

讓溪先生甲乙稿序

孔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文非聖人之所後也特不欲過勝耳內可以修其質外可以修諸人施之百事而理用

之則徽帝猷耀嘉運不用則自以厚人倫美風俗文之不可以已也如是昔者七十子皆身通六藝而游夏獨以文學稱顧其遺書存者鮮矣若夫試小邑教以禮樂居一國國君師之彼其適陋爾使得志大行以所篤信夫子者施於當世文學之用豈小乎而世直名之藝成謂無損益治道非也夫未泝其原而騖騖於末流之泆奚而不小語曰質文再而變變生於溢溢而不得所捄則有憒潰崩竭之患晚周是已晚周曲

士逢起大喪其質於浮辯天下爭騖於靡淫叙
詭而流極焉夫然後秦人乘之以焚蕩也嗚呼
豈獨斯高罪哉三氏之興也斷琱為樸頽復本
始既久而後文質得其理蓋賈董太史公陸敬
輿韓子歐陽子其炳如者也是數君子者莫不
忠信而正直篤於仁義而好行所學迹其行事
豈不然乎夫聖人之澤遠矣數君子發憤數百
千年之後循軌溯流遵而弗失發為文章必可
施於世豈非所謂內以修其質外以修諸人恥

詭辭濫說而務求用其本實者邪以此言之始未嘗不得之於質信而終失之華偽也嗟夫流稍溢矣余懼其趨之每下也非君子孰與憂斯變者哉讓溪先生甲乙稿福建布政右使游公之所著也予嘗與公論學公以予言頗知道者乃出是編以示曰願為我評之昔陳思王有言後世誰知訂吾文者彼誠知言爾予受而終業蓋於是竊歎先生之懿也先生之學推濂洛以求合孔氏之旨詳在別著怡晚錄中其文辭則

出入漢氏矣常仕於　朝為給事中數奏疏志以孤生感動　明主淳燿當世有懷賈傅宣公之遺烈居三四年求外試方州竟所未用績效存乎楚粵之間然齟齬亦不少矣而後乃思以所負淑於閭黨州里子姓傳之方來讀其書可考信洋洋盛矣要為質有其內弗畔於道君子哉君子哉公名某字某發源人讓溪先生者學士所稱也甲乙蓋先生自定云

簡堂摘藁卷之八

記說題跋

仁和縣重建倉橋記

仁和歲賦以數十萬轉輸而北給官儲旰疾耕供上之急卽侵歲　上亦曲貰之德養厚矣然滋益困何也非增賦于曩時而弛力于當年也又非政苛令遽之患也病在規制廢而吏不時省轉漕之來尚矣　明興海運既廢於是穿漕渠山東轉齊魯梁衛吳楚之粟以塡畿內江南

則出京口絕大江亂淮流沿濟泝潞抵京師漕
大便利矣於是令天下鑲處皆倉水次便轉輸
焉仁和倉北去縣治一十五里興時倉後爲小
河其上爲跌馬橋小河官河支也出官河則四
達諸鄉諸鄉民輸租舟自大河入次橋下上河
滸由倉火道數步則抵倉下入其納無停成化
間橋圯河頻淤塞地近香積浮圖稍稍規河壖
芟牧其中已益隄岸浚隉畜魚爲姦利而火道
地入民姚氏屋覆其上更七十年僻僥數主民

私乃自閘入行既田遠而閘法愈詰啓閉日一
再放舟舟鱗比不得入以是廢本業又畏後期
擔負或數里而漕亦頗懼不速徵會橋之興廢
繫亦大矣嘉靖戊戌閘中桑君來判吾杭實領
九邑之賦始至病民之勞問閘既以言府以請
國經重漕而入賦淹速視河通塞即橋不建舊
道終廢民病不已且閘者衡財數丈縱為弓二
千湮流大河為倉設甚明既而決之甚易而妄
一畀端公奪為利園視不問使通道鞫為穢區

疲民困於肩負非所以先　國家而憂元元也誠令歸侵地開通故河仍為橋而巷其屋處計為費不過數十百金而縣為繇百七十人度可二月罷橋成道通徵輸將而漕亦通利便當是時郡守章丘李公賢大夫也雅意建之行視欲具白於是併上議御史御史曰議善趣行之下文書府府下之縣縣尹楚陳君曰為百姓興利去害者令長職也我乃愧後矣於是躬視畚臿民說從事果二月而橋成道通民果稱便許子

曰入其國其政可知也觀其言其人可知也予獲睹郡牒上下交復其文辭足稱矣然亦適逢其時夫以西門豹之知也豈不知引漳灌鄴哉必史起乃發之夫賢者誠貴得其時成化以來守尉衆矣卒罔睹其敝其流風蔑如也誠知之所遭異邪河橋之議綠君發之必數公然後乃成其志乃若不惟其宜而猥欲興事亦難矣嗟乎非君子孰與共憂此者哉

跋天人交濟冊後

天之道沕沕也其有示乎人無有哉人之事萬轇轕也其有應乎天無有哉儒者言天人相與之際也蓋若律呂桴鼓然夫與者有與者也際者有際者也果有以交乎其間無有哉或曰天之能人有所不能也人之能天有所不能也交相勝焉爾二者之說則馳舛矣吾奚取信焉昔者水土既平洛疇乃錫后稷勤人而來麰降之蓋命之不惱也如是彼以謂天與人不相預也者亦少悖哉然則希齋陳公開石之異事

有固然無足疑者公為人孝德以為基而出之以仁愛其行身潔齊以為守而大之以寛裕其為政鎮靜以為要而施之以惠利此其素必有以當天心者也記曰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又曰用民順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嗚乎斯公之所以自獻于天子者哉始基之矣

高三生杞楝桂字說

高三生從許子游請字焉曰願朝夕以徽於有事許子進而字之曰來杞爾惟楚材古語有之惟楚有材晉實用之梗柟杞梓楚之產也禹貢杶榦栝柏然則

天子有清廟太室之事求瓌瑋詭特之用非楚焉往雖然子魯人也其地多君子孔子曰斯焉取斯夫求材於楚杞則舉矣求君子於魯而子不與人將樗櫟子哉曰棟尔惟周陞吾聞周作明堂匠氏雲集程器策施以通其

謂五材之用梁棟是急夫榱杙桷題欂櫨侏
儒各官其隅焉有焉亡棟撓則傾棟隆則居
大易垂訓以誡鄙夫小子念哉曰桂尔維治
芳禮緯曰君秉金而王其政平芳桂常生桂
乎桂乎其治世之英乎易曰天地變化草木
蕃天地閉賢人隱馨香之極與大化運雖然
平陂者天芳檝者巳楚德濁溷屈子以佩子
之不芳如政乎何三子請益許子曰夫芳譬
則體隆言其用進德君紫厥材乃重是故貫

德存乎修致用視其有成名要其極故吾於労也而觀材之基矣吾於隆也而求材之竟矣小子識之

東安書曾外家高氏壁

禮傳曰萬物本諸天人本諸祖忘本棄始是謂不仁故狐丘首豺獺乃祭魚獸夫鳥有所甚而然耶余世東安東安盧村里有先人之故廬焉嘉靖壬辰冬十二月受

命守泰安明年癸巳二月出京師東取道至

里中升堂謁長老指視墳墓言居止之繇擊冢刲羊釃酒祭墓下逮諸父昆弟伯舅懿親飲食樂甚道予曾大父大父事記憶語笑歷歷如昨日事蓋泫然涕出攀援冢樹不能去又南二十里高氏余曾大母家也曾大母有從子曰侃導余至其家召其族人以余見之陳說往昔復祭飲成禮乃去高氏樸質無文然其意誠悅予至而相親厚如許氏也其子姓尤蕃多云余幼及事大父每每見言高曾

以前及曾大母之懿盖私竊識之譜諜散佚不能詳知久遠可譜者自
國初以來至於予凡七世歷百六十餘年支葉稍益盛大南北世世承儒業易詩春秋尚書各有占習趣向不悖所闖仕雖不大顯然自蘭谿府君而下科第纓緌不絕及予顓昧猶徼先德幸不事襏襫濫於行列高氏固敦實好善祭積施報復且未艾也由是言之二宗之先何遺者厚邪夫累世之業其本始於

一人子姓既繁多矣而不能推明所自忽忘墜棄之豈不悖乎予過里門累歎而不能自止誠中心有所感非以為禮也雖高氏之所以好我者固如是矣雖然今之人有同氣居常相愛一旦為物所間即判然塗人不少矣嗚呼戒之哉戒之哉

題外曾王父遺卷後

元少時及事先大母郁孺人時時竊聞稱說外曾王父之行義雖早仕哉然倜儻雅游翩

翩賢豪也大母既沒郁氏世亦絶予悲思求其遺流無聞焉郎君亦郁出也於予為丈人行購獲遺帙粹藏其家予見而酸鼻云嗚呼凡人孰不欲知其本始然而克念者或鮮矣念之而孝敬慈愛之心有不油然生者不也曩元喪先大母卒服而舉于鄉又七年而仕有禄思為啜菽飲水之奉不可得也退而求其黨盖僅而得郎氏吾無所發其哀而獲觀于是吾不知涕之横集也噫嗟乎郎君丈人

李善寶是吾二氏之後有思其先人而志脩聽者其視此矣其視此矣

題謝樗仙為李明府作詩句山水圖卷後

盖騷人以微言相感而良工執藝以通其意凡民有心靜躁殊分故仕進則卑山林岩穴之士亦慁軒冕子貢大賢也結駟連騎而羞甕牖莊生洸洋自恣亦輕千乘道不同不相為謀也李君膺鴻漸之期然顧感恬曠澹泊之語躭丘壑放浪之好此其致可與淺陋沉溺者言邪嗟乎

誰為為之孰令聽之非穉全子烏能為是繪哉

題趙子昂所畫時苗留犢圖

時子之行不槩于中庸然其致欲以矯汚世明士節此其有意時教豈淺鮮哉史稱毛孝先貴清素之士于時咸變易車服為名高時子豈亦有激乎子昂故宋之貴介公子也廉讓之議無當焉然其圖畫世顧寶之嗟乎誠使世之人寶時子之行如趙子之畫也天下顧不當治哉僉憲熊公遷閩藩參議駕部吳君舉以為贈予為

爲其後云

題汪白野泰山圖詩

僕爲諸生時與白野子爲同訪名山之約壬辰余釋褐試守泰安葢主東嶽祀常覽登乙未去泰安其後十年甲辰自虞衡領燮府出京師東取道再登是時聞白野子在瀛博之間將與探日觀望溟渤攄夙昔奇抱至則白野子行矣辛亥余待次入京師而白野子典京兆博士方閑門著書余得相從日討藝文焉他日見白野子

嶽圖盖距再登之歲又八稔矣傷日月之逌邁感聚會之稀濶爲記徃年重登太山詩題其上云

祭文哀詞附

祭漕運都御史馬公文

惟明公之喬粹兮體乾德之貞剛萃河嵩之景會兮奮鴻烈於　聖皇赫上帝之篤靈兮罔若淑而不享伊耆之番番兮惟斯民吾以降既庸熈而中輟兮渺蒼蒼余曷以明志舒而數遽兮又胡不監禔彼縈烝嗚呼哀哉昔　孝皇之配天兮歆薰烝其累洽育仁賢之莘莘兮咸敷芳

而抱㲉遂秀舉以殊倫兮㒞妙簡於蓬閣振玉藻於詞林兮發鍾聲於缶戛鬱黄閨之岑岑兮曰譽髦茲攸宜鳳凰鳴于朝陽兮匪梧桐其肎棲迅六翮於風塵兮辭瑤京而高逝翩冥冥其日遠兮矯既鎩而逾厲儼法象之煌煌兮列九位之戔戔非夫子之閎朗兮孰羽儀乎帝之都畿 皇衷之南顧兮閔茲人之既勩輟侍從之光華兮指雲麾於淮筵朝電驅於朔方兮夕霖霈于南陸歲三浹而載和兮芜茈嬉而士穀舫

咨諏而就瘁兮奄溘去此而不留氣皇皇其曷依兮噎永喟以慆憂嗚呼哀哉雲黯黯以孤駛兮風淅瀝而飄旌山鬱律其猶峙兮淮流嗚咽而長征仰曠宇之寥寥兮庶靈爽之斯存聆誰嗣之悲謠兮悼梁木之洵傾惟修名之亶延兮亘百祀其猶未泯公則既瞑而無憾兮夫能不軫茲安傲之精誠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宜人文

維夫人懋婉淑慎卓有徽儀康壽考終綏之福

媛蚤徽彤史懿德婉于名儒晚歸祗典貞居蹈乎令軌大家東征之轍孝子南陔之情翟茀爛其有皇皇華將于靡盬豈伊孔樂遽忽承凶凡我具僚是興嗟悼元與令子實忝同曹曩並事於園壇遂厠軺于南國兄弟之好以悲以哀爰奠醴觴用陳鄙分尚饗

祭曹長葉君文

嗚呼公何遽至于斯晨而熙熙惠我過隨旦旦笑語娟娟弄危壓手言別神恬志怡期我湖上

仲春之時曾未終日病告來馳輟我良朋扶服河湄豈謂公請醫告不治中心敞怳不信而悲寢席未安訃公長歸嗚呼哀哉元濫曹署實忝公後公出我入商横之首東浙西江一再携手承顔接辭知公長厚公亦加親心語無覆曾是令德而不考壽公有守器行也不偕廷廷娶婦扣心水涯婉孌弱子亦未知哀歛以時服檟以具材惟是不備咎在吾儕奔走貸求亦既四該力則如是公知我痗今兹之夕其遂就木與公

永訣來歌往哭釃酒錯脯亦猶昨朝公遂不飲有淚滔滔嗚呼哀哉

祭內子文

惟嘉靖二十一年春正月壬午朔四日乙酉都水員外郎許應元之內子徐宜人卒十有四日矣應元始能茹哀為辭率其子伯熈而祭之曰美嬗媛之脩淑蹈柔嘉之令儀承二氏之夙睦奉儐命以來歸曰和鸞之嚶嚶指百歲以為期命櫟夭而不延溘朝露而先之去昭昭之顯宮

即冥冥之泉路號噭噭而罔聞棄綢繆而靡顧
歆嬻質於素棺望容光於繐帷雖忽恍而可親
終窅邈而不來痛臨訣之鬱噎𦾔授予呂離離
㩀予手呂掩涕恨不待乎須臾指所親以周問
呼弱子而顧命何意長而氣短增嗚咽而永恨
嗚呼哀哉日冉冉而迨暮夜遙遙其不明風蕭
瑟呂撼戶望舒慘而無光懐夫人之靈爽䰟儻
怳而飛揚何縝玉之亟毀而幽芳之忽亡嗚呼
哀哉慈姑掐膺兮娰婦毒楚子失怙兮夫子無

所曾不是念兮棄我長去恭儉静一兮孝慈惠詳令顔順詞兮宛宛在傍形則化兮意何忘形管兮女史將以遺兮婦常尚饗

祭包宜人文

維年月日應元聞訃之五日乃銜恤緘淚遣奴祚歸以羊豕肴羞之奠致祭于 誥封宜人繼室包氏之靈曰嗚呼宜人忍遽棄我而逝耶賫來言子病狀吾倉皇涕泣日夜圖惟南歸庶幾求愈子之疾萬不一得猶或一訣以攄我無

窮之恨曾未再旬行計未成而訃至矣吾徒叩心號呼腸斷肝裂而子寧聞之耶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吾遭讒構而猶有此行者徒以家貧毋老不能棄數石之禄也吾禄未得而子乃竟以貧故勞悴夭其天年耶吾行之日子眷眷執余手不能忍別吾心知子之意而不能不來嗚呼庸詎知來也傷子之心而歸也不復覿子之面耶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子病在牀第前後三月相去四千里書來報余不能詳悉但云舊疾復

作吾猶謂舊疾時作時愈念子患苦則吾日戚戚不虞其為大害也及得二月四日手書吾尚以為慰以為能執筆則疾不甚也而遂為絶音永訣耶嗚呼吾之痛其何能有極也子之父母客處於杭吾當圖為久計奉以終身不使失所子之遺息護視教育期於有成此自吾職子姑瞑目焉若夫明淑之德敬肅之行耿耿在人可以不朽及深衷淵懿吾所獨知者皆將托於文辭以傳永久庶以報子之禮於我也今遣祚歸

慰子父母子尚默祐之以待我之遄歸圖事嗚呼淚有盡也斯恨何極婉娩宜人明我胸臆尚饗

祭翁封君文

嗚呼子言之文莫循人躬行未得彼學之而弗由譬春華之不實惟先生之高蹈挺冲粹之茂質苟誠信之在躬孰榮名之可耶不臨淵以為高故因心而成則世斷斷其自恥我知自而守黑紛汶汶之爭流獨潔清而廉直惟處有而若

遺故求言而愈點歷玄風於往記洵百代之眞逸懿伯胤之為邦儷循良於翁式既終慕而來歸忠與孝之兩植仲與季之翩翩咸履溫而抱一率馴行以提身固不肅而靡忒余小子之巔掌友三士而圖翼規槼矱於過庭均子姓之埏埴嗚呼話言在耳音響安極杖履未移靈車已飭矧余小子煢煢在恤悲者不可為祭歆思者不可為歎息睹祖薦之在庭夫安得不咨嗟滂洟長號而求藎也莫以寫哀淚下霑臆

祭泰山神文

恭覽之觸石出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惟泰山為然某奉　命出守茲土始入境問民之所欲曰歲荐旱阽於死亡今茲十日不雨復且無歲惟時某神志不一衣裳不潔不敢以徼於明神屏息而待命者浹辰矣嘉穀未播麥苗且槁而沛澤終不降吏民奔走告籲而曾莫有聽是觸石以雨天下之神未信也不然則神之虐罰斯人者無已也荐饑之民不任亟毒吏非

其人願降以殃咎彼蠢蠢者宜可哀憐敢率僚
吏竭誠以禱於明神惟明神卒降之惠俾無槁
於道路報神之德曷其有極尚饗

祭城隍文

惟神聰明仁惠以庇兹一方兹一方之民靡愛
牲帛勤恪歲事以報神之休靈無斁今嘉穀未
植麥苗枯槁民且饑死祀事將廢而神罔聞知
是神之聰明有時而塞也仁惠有時而卒也不
然則兹民載其惡德以懼神殛也不然吏不奉

職攝禍責也吏如不職禍止其身品庶每生愚顓僭冥神德孔碩耳聰目明無酷其罰哀此煢煢鍋誠以禱神澤沛霖尚饗

謝雨文

惟年月某以饑饉荐臻民將走死烝黎俯匐祈哀於神竊不自意神降之衷賜以膏澤非某敬恭誠慤有昭於神惟神鑒閔斯民紓其死而惠寧之也敢不虔謝

祭杜工部文

歲青陽之仲月遂有事於群祀緬先生之遺軌謇峨汶以孤跱伊河嵩之效靈挺斯人於百世歸帝佐於虞廷紹皇風於姬氏敖齊趙以騁望寄朗懷於渫瀁聚黃閒以跌蕩振天紘於坌翳覬白遒以顧領夫豈流背於嚴季朝放歌於蓺叢夕歸髮於白帝叩玄音於窅默搜陳閒於榛蕪陛餘藻之繽紛川流波之濈濈拔鴻纖以庶幾抽千齡之鑰闥登君堂以奠斝增累欷而永喟

又初立祠堂

承　聖皇之景况返授職於斐子陂赤甲之墳屼歷東屯之遺址悼哲人之逢尤居委約於江潭喈鴻藻之繽紛增累欷而洗瀾昔三季之末造閔斯文之墜地闊五際之曹延王風鬱其蓁穢性夫子之淵淑秉至精於　上皇挺姱節之崔嵬吐昌辭之琅琅遭濁世之紛拏婘邅連以窘步顧江皐而戾止淹三年以東騖瞻遺墟之遼廓歎禾黍之離離敞崇宮於北阜願招神以

來棲山有椒兮沚有蘭靈之來兮雲旗翩靈兮
靈兮洵樂胥巴謳楚舞神所娛發函重關不可
以遨徉神不樂此其焉如尚饗

祭屈原文 廖孝從杞郡人也

徵郡圖以懷賢兮曰惟楚之靈均溷郢都而弗
居兮汨夬止於江濆懷三后之純粹兮秉勳華
之耿介佩纚纚其芳潔兮夫惟靈修以為說歲
單延其二千兮明九乘之隆禧歷元辰以薦誠
兮羞瓊璲以端辭懿夫人之衆芳兮希絕風之

遐嚮均恐修名之不立兮羌既緬而逾亮有宋氏之二儁兮廖與李而遥翥慕好修以流聲兮夫亦靈均之所與世隆汚之屢遷兮賢不肖而互昳苟蹈道而獲則兮焉詬語而進默登椒堂以屏息兮睇夫君之雲旗儵杳藹以黮潛兮忽翩翩而下之尚饗

祭子婦來氏文

維年月日翁及姑氏遣奴賫以牲醴果脯之奠致祭於子婦來氏之靈曰汝貞靚孝順出自天

性漸習禮教既閑令儀嬪甫及門失厥姑氏迫六閲歲哀思不忘志惟在中饋不聞户扺嚴翼畏遡焉寡仇二女一男可以無恨令淑而夭使人永傷閏月之晦始聞汝訃姑及諸御哭之傷心既為几筵每食必祝復歸腑酎筵汝柩前汝如有知鑒兹哀悃尚饗

祭叔夏文

維嘉靖三十有四年正月丁酉朔初六日壬寅伯兄某在粤抆血走書使兒熙以牲醴庶羞之

[illegible]祭于亡弟南京刑部郎中叔夏之靈曰嗚呼痛哉乎吾弟也悠悠蒼天降此凶也刳腸剔肝罹此窮也四顧茫茫孰予恫也哀裳疚割曷云終也餘齡若浮何足控也支體既落曷有躬也重泉九幽願汝從也噭號摽擗窈不得通也嗚呼痛哉兄弟四人獨夭壅也懿哲殞閼頑悖翁也頑惟悖戾希世功也棄暱即異在此邦也病疾不聞若秦戎也不友不仁神弗衷也高天廣地吾安容也亦云末歲契爾悰也始願如一

歸不同也氣息永離萬世莫逢也嗚呼痛哉母氏白首定省曠空兩稚未立弱女有宗吾行告寧撫是孤惸死而有知無恤爾宮嗚呼天乎痛哉痛哉心之悲矣斯無期矣淚不得上湘流與東矣魂不能來畏南中矣氣仰絕咽下求匃矣吾徒不敢死以為母也尚聞爾聰矣嗚呼痛哉

尚饗

呂北野哀詞

君名坤字克厚仁和人自余為諸生已聞有克

厚名是時進賢五谿萬先生董學官以正學倡後進右經術絀浮辯先行誼後文辭學士靡然嚮風而君以茂異見簡識余雖少竊獨視偉之而未能友也後六七年謬通籍省中君亦卒業太學往來京師中相見者數焉又數歲余免蜀憲家居久之而君則受一官不赴投檄歸矣時時接燕語然後悉君之為人有足賢者私計得一日引去當相與方羊山水間而君則逝矣嗚呼哀哉君少不凡受易於德清夷軒蔡先生鄉

先正邵康僖公見而韪之與為忘年友既高才
有志意又為名德所知愈益刻厲幾有以著白
於世而終不遇也晚有名秩蓋非所好云君之
卒也吾友江西參政蔡君子木譔表發昇其子
金求太史氏志焉金泣請於余曰先子辱知於
公願有謁也昔眉山蘇氏之塟其父歐陽子既
銘之矣又請南豐氏為詞以哀之曰銘納諸壙
內詞將刻之塚上惟金等藐諸孤則非儗矣是
獨不可法歟願公圖之嗚呼孝子之情又可哀

已爲之詞曰

歷逝日以徵往兮懷良朋而永歎嚴脩駕而未騁兮忽軸摧而途殫年與志之舛馳兮能與位之互難固時命之有然兮嗟悲來之無端緬卽群於朋燕兮嘉成育於大賢譬鴻羽之族漸兮翩衎衎於水磐余顚固又蹇産兮恧先鳴而振翰懿夫子之多藝兮奄迅擧而遐騖去邑里之粤漭兮儀上都而曠覿儷索友於西州兮並英游於兎園息六月而待扶

搖兮終偃翅而西遷繄南州之炎德兮職有捐於維藩豈不願縻夫好爵兮畏霧露之是干投短檄以來歸兮及毛髮之未頒侶冠裳之高會兮幸接公之餘歡戾江介以濯纓兮步湖皐而盤桓曾日月之幾何兮溘覩君之素棺善人不可復見兮悲時化之屢嬗天不可與慮兮獨絫欷而汍瀾陳薄辭以寫哀兮慰棘人之欒欒